

上学

□河南洛阳 黑王辉

最近这些早上,都是我送小陶去幼儿园。很多次,老师在幼儿园门口便接住他,他看见老师,会飞快地跑过去牵住老师的手,然后回过头来跟我说再见。也有几次送晚了,老师已经回教室,他就一个人走进来。我看他沿着花池边的小路慢慢向前走,踢踢沙子,摸摸滑梯,跟同学打着招呼……直到他拐弯朝着教室的方向去了,我才离开幼儿园。路上还不忘给老师发微信,问他是否到班里了,得到肯定的回答,我才放心往回走。

这时候,我会想起刚上学时的情形。记得那时我很贪玩,父亲头一天把我送到学校,第二天我就不想再去了,因为我不想坐在课桌前读书认字,而是想着到处跑着玩儿。无论母亲怎么哄我劝我,父亲怎么吓唬我,我就是不去学校。最后,父亲气急了,顺手就拿起母亲晒在门口的布鞋,恶狠狠地问我:“我再问你一遍,到底去不去学校?”那时的我也很倔强,向父亲大喊道:“不去!”结果,话音刚落,父亲就将鞋底打在我的屁股上,疼

得我哇哇大叫。父亲说:“走,给我去学校!”我害怕再被父亲打,只得跑出家门。父亲就拿着鞋子在后面跟着,只要我停下来,他就用鞋子打我的屁股。就这样,我一路嚎哭着到了学校,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不上学了。

听祖母说过父亲的往事。那年,父亲高考落榜,想复读一年,祖父不同意。父亲是家里的长子,在他后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祖父希望父亲能够老老实实在家务农,帮他养活一大家子。父亲也很倔强,尽管听了祖父的话下地干活,但晚上回来,会不顾一天的劳累,点着煤油灯复习功课。父亲的行为,在一生节俭的祖父看来,无疑是败家子行为。他勒令父亲吹灭煤油灯,天蒙蒙亮,就吆喝父亲起床下地,天黑透了才让父亲回来。整日劳累不堪的父亲最终只得妥协,乖乖做了农民。

现在看来,祖父的做法有些不近人情,但在少吃少穿、资源紧张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其实也是无奈之举。也许,父亲当时恨过祖父,

但到最后还是理解了他。我上中学时,祖父病重,父亲带着祖父到处看病,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就看不到父亲,因为他要在医院服侍祖父。但父亲的孝心也未能感动上天,祖父后来还是撒手人寰。

如今再想起来当时的情景,虽然打在我屁股上,更疼的却是父亲。父亲是气愤的,他恨铁不成钢,不希望我再走他的老路,他希望我能“鲤鱼跳龙门”,离开农家,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实现自己的梦想,过好自己的人生。

记得那天放学回家,我老远就闻到鱼香味。母亲说,是父亲下池塘抓的,说要给我补补身体。那天晚上,我不顾屁股疼,狼吞虎咽地啃着香脆香脆的煎鲫鱼。后来听母亲说,那天,喜欢吃鱼的父亲没有吃一条,只是看着我吃,眼里还含着泪花。母亲还告诉我,听我在睡梦中哼哼唧唧地说屁股疼,父亲一夜没有睡着。

突然,我很想给父亲发个微信,告诉他,小陶上幼儿园了,自己能走到教室里呢。

养蚕人

□南京 俞月花

蚕又吐丝结茧了,白的、橙的、绿的,女儿拿在手心里说:“爸爸,蚕宝宝太能干了!”

这是他养蚕的第14个年头。我们结婚后,我怀上第一个孩子的那年春天,他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养蚕。因为就住在翠屏山边,那时候,每逢周末,他总要带着大肚子的我去山上给蚕宝宝采桑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年5月,我们的大儿子出生。等我从医院生产完回到家中做月子,就看到蚕蛹迫不及待地破茧而出,变成飞蛾在客厅里飞来飞去。也许是因为产后体虚,也许是作为新手妈妈还有诸多不适应,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看见飞蛾们飞到东来飞到西,或是在他铺好报纸的篮子里吱吱作响时,就感到心烦。他却笑着说:“等咱们儿子长大结婚了,老爸要用亲手养的蚕吐出的丝给他做床蚕丝被。”

真的吗?那得要多少蚕丝,养多少蚕宝宝啊?我深表怀疑。

第二年初春,我们抱着孩子去踏青。就见他时不时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有密密麻麻黑点点的报

纸观察。这是啥?“蚕子!给点温度就要出来了!”天哪,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又要养蚕!还用自己体温捂暖还在沉睡中的蚕子!

没多久,小蚕子果真出来了,黑黢黢的。这时桑叶还没发芽呢。他到菜场挑选莴笋里的嫩芽回来喂蚕。眼看着蚕宝宝慢慢从小不点到蚂蚁大。他放弃午休,中午到单位的后山上采回桑叶嫩芽喂蚕。每一天,从不间断。下班回到家,他先抱抱儿子,亲一亲,然后放下来就去洗他的桑叶,还要用晾晒袜子的小夹子一片一片夹起来晒干,然后才喂给蚕吃。蚕长大了,吃得多了,他夜里三点起来,给蚕喂桑叶。我问:“有意思?不睡觉?”他答:“你听,沙沙沙!沙沙沙!一会儿它们就吃完了,这就是生命啊!”

蚕要吐丝结茧了,他用纸盒细心地搭起框架,让蚕宝宝“上山”。有的蚕宝宝不听他安排,结茧时沿着阳台门框“爬了一溜烟”,这种场景我还是第一次见。

他小心翼翼地把蚕丝收集起来,打好包,贴上年份标签,再任

由蚕蛹破茧而出,变成飞蛾,再配对产子,生生不息……

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儿子逐渐长大,也帮助爸爸一起采桑叶。他在养蚕的过程中,告诉儿子“作茧自缚”“破茧而出”成语的由来,并告诉孩子,奉献、忘我、突破、重生的生命意义。

2018年,我们又生了小女儿。他继续养蚕,规模更大了。蚕的品种也更加丰富,不仅有白色的还增加了橙色、绿色、黄色等品种。“女儿将来结婚,也要给她准备一床蚕丝被。”我好奇。他笑而不语。

儿子现在13周岁了,女儿也快4周岁了。孩子们对爸爸每年春天在家里养蚕充满期待。养蚕期间每天采桑叶,还要防范着桑叶不能是打过农药的,蚕也闻不得香气……就这样小心翼翼的,年复一年的,他坚持了下来。时间已经证明了,他不是心血来潮,是真的爱做这件事。

我想等孩子们长大了,盖上一床“爸爸牌”蚕丝被,一定会暖到心里。

出有些女孩为了美丽,脚踩尖头高跟鞋,摇摇晃晃挤一天出门,回来后脚趾变形腿部静脉曲张的画面。林语堂先生曾描述过女子缠足后的步态:中国女子的缠足,完全地改变了女子的风采和步态,“其作用等于摩登姑娘穿高跟鞋,且产生了一种极拘谨纤婉的步态,使整个身形形成弱不禁风,摇摇欲倒,以产生楚楚可怜的感觉。”

我不知道穿尖头高跟鞋女子的心灵是否得到解放,但至少她的脚和鞋都未得到真正的解放。“女为悦己者容”本也在情理之中,但做过了头就会让别人的审美观、价值观束缚住了内心和个性的发展。裹足裹的是人的身体,裹心却是禁锢人的心灵。

一树梨花

□宿迁 刘小艳

洁白的花,青绿的叶,相映成春天的优雅。

跑步的时候,在宿豫大剧院里偶遇了一棵梨花树,花朵已经完全绽放,娇嫩的青叶才长到一元硬币那么大,千朵万朵的白梨花和青绿色的叶子,在春风里摇曳生姿。

小时候,我家院子的南边靠东的位置盖了一个小圆形的猪圈,紧靠猪圈后面有一棵碗口粗的梨树。每到春来,只见它先是怯怯地露出一点点小芽苞,长呀长呀,又长成一点点的骨朵,再接着就完全开放了,叶子好像比花吐芽还慢一点呢,花都开了,它才长出铜钱大小的嫩叶来。鲜嫩的、油亮亮的青叶,衬托着一树雪白的梨花,把我那个不起眼的草房子,篱笆扎的院子,还有圆圆的小猪圈映衬得诗情画意。

渐渐地,花褪叶茂,一树茂盛肥嫩的绿叶里露出了大大小小的梨果实。爸爸妈妈看着满树的果实总是不自觉笑出声。

夏天来了,梨子长有拳头大小,满满的一树压弯了梨树枝,树枝带着梨子,有的悠闲自在躺在地躺在猪圈顶上,有的向下弯腰,向着过往的人们默默微笑,中间主干直冲云霄,向飞鸟、向白云展示自己一身的傲娇。这样一树数也数不过来的梨子让我们家大人小孩,在不知多少个夜晚睡着都会笑醒。

最怕的就是夏季突如其来暴雨的暴风骤雨,那一阵狂风的横扫,那一阵豆大雨点的摔打,有的梨子妥协了。当风停雨住,猪圈旁,粪堆里,院子里,小路上,都是大大小小的青梨疙瘩与疲惫不堪的片片

燎麦

□上海 陈雪

初夏,麦子的清香就开始溢溢了。最先捕捉到这香味的是我们小孩子。

于是放学后,几只脑袋簇在一起,嘀嘀咕咕,眼神不时闪过一丝狡黠,我们在“密谋”一件大事——燎麦。

村后有条小路,它引我们猫到麦田。哥哥揪下一根麦穗,搓出麦仁,尝了尝,道:“我家麦灌浆得很好,折我家的。”于是,我们这里拽几根,那里扯几棵。然后再潜伏到别家的麦田,分散“作案”。“窃”来“窃”去,也不外乎是我们几家的。

不一会儿,就收获一大抱青麦穗。找个隐蔽的地方,把麦穗扎成小簇,摆放在一边。再捡些树枝,拾几块砖块垒个简易的灶,开燎!

麦穗离火稍远点,不停晃动翻转,使其受热均匀。针样儿尖锐的麦芒遇火瞬间泄了脾气,蔫儿了,化作灰丝,随风飘散。麦穗也禁不住火的热情,轻轻战栗,发出簌簌声。只一会儿工夫,麦穗青色的边缘变黑,像是描了一层漆边,有一股野性之美。麦穗中的水分被逼出,空气中漾着一股青草味,淀粉经由火的点化,飘散出甘味,再加上草木的焦枯香,层次丰富又惹人。

落叶。

路过的邻居看见了,总会怅然地说一句:“可惜了,这么多的甜梨!”

妈妈会心疼地说:“怎样才能让梨子不被风吹掉啊?”

爸爸满含怜惜道:“这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我们姐弟三个赶紧拿着钢钟盆跑去捡梨子。妈妈把青梨子皮削去,露出白里透点乳黄的梨果,轻轻咬上一口,又酸又涩,赶紧扔掉,但心里却满是疼惜与不舍。

度过狂风暴雨的夏天,迎来了硕果累累的秋天。只是我们家梨树上的果实一点也不像杜甫笔下的“千朵万朵压枝低”了。经过了整个夏季狂风暴雨的摧残,甜梨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个了,但就是这数得清的不多的梨子也一样会招来同村的调皮小男孩们羡慕的目光。

他们会在午后,三个成群两个成对地靠在邻居家的屋后墙上,眼巴巴地看着我家猪圈后的梨树上的梨子,还不时地用舌头咂着嘴唇呢。我和弟弟们会骄傲地把他们一一起赶走。

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乱赶集。一进八月,梨子就熟了。妈妈会把不多的梨子摘一些送给邻居家的小伙伴。我和弟弟们也拿着梨子,不用洗,不削皮,咬上一大口,如白玉一般的果肉,清脆甘甜,梨汁溢满嘴角。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不知什么原因,爸爸把这棵树挖了,但是那一树梨花摇曳的乡村美景一直在我的记忆深处。

然后把麦穗往手心一放,反复揉搓。麦仁很快脱离麦糠,再用嘴对手心轻轻一吹,麦糠随风飞舞,只剩下胖墩墩的青麦仁卧在掌心,等待舌尖的亲吻。

因为燎麦并没有完全成熟,麦仁是有水分的,经火微烤后,水分略失,吃起来口感又柔又韧,很有嚼劲。我喜欢含在嘴里反复咀嚼,香得满口生津。

吃完燎麦,当然是要打扫一番自己了。先把黢黑的小手和与“包公”无异的小脸洗干净。再相互拍一拍衣服,把农田里的痕迹拍掉。然后,还要用手舀点山泉水,含在嘴里,凹成喷壶样,你帮我喷,我帮你喷,希望将附着在衣服上味道洗去。

我们以为做得“天衣无缝”,但是父母只需一眼就能识破我们的把戏。

第二天,母亲准会带回一大抱麦穗,把邻居们请来,大人们燎麦、聊天,夹杂着责备自家孩子几句,然后随手递给我们一簇燎麦,让我们再解解馋。

昨日,与哥哥视频,又一次提到燎麦。哥哥说,不是每年都给你寄吗?哪年委屈你这份馋了?我嗔怪道,那能是一个味儿吗?

裹足与裹心

□南京 卢云

我的一双脚长得略微与别人不同,前脚掌宽,小脚趾和挨着的两个脚趾靠得非常近。这就导致中间有只脚趾老爱调皮地翘起来,三只脚趾经常抱成一团,走起路来身体的着力点全集中在了大脚趾、二脚趾和前脚掌上,很不方便徒步远行。我即便只穿平底皮鞋或者运动鞋,走路稍微多一点前脚掌的老茧照样磨出来,脚底板生疼生疼,一瘸一拐的。

平时逛街、散步或跑步,或是小团体相约长途远足,我必是默默退出的那个,很怕跟不上大家的步伐拖累别人。我习惯自己独行,或者约一个好友不咸不淡地聊着,不紧不慢地走着,累了就歇歇脚,体力恢复了就继续朝前走。

最近我脚上的老茧又长出来了,泡脚的时候女儿正好看见了就问我:妈妈你的脚趾头怎么长得跟我们不一样啊?我告诉她这是遗传,我的妈妈是这样的,妈妈的妈妈也是这样的,有点像过去的裹足。女儿一听就好奇地问裹足是什么样子,脑袋里总有“十万个为什么”是孩子们的专利。老母亲赶紧查找资料,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地讲给女儿听。

我找到一张古代女子缠足的照片给女儿看,她看着那些受尽摧残瘦身变形的小脚说,这么丑陋的小脚就是古人说的美么?妈妈我以后可不要裹小脚啊。我对女儿说,不用担心,我们生活在新时代,再也不需要裹小脚了。

话刚说完,我脑海里却又闪现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769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